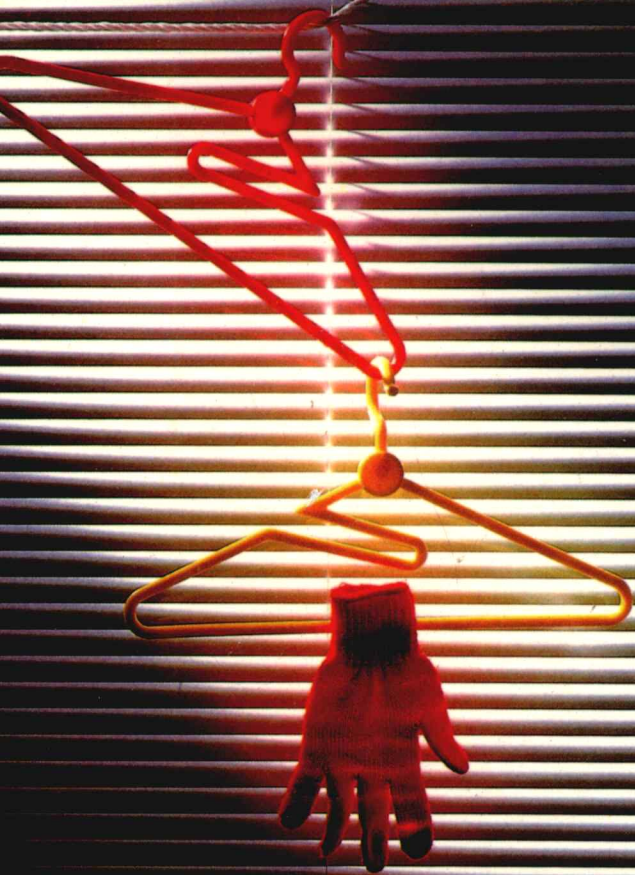


華僑聯合總會小說佳作獎

窄門外

旅美小說家 水菱著

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窄門外

雙子星叢書：332

著者：水菱

發行人：林紫耀

出版者：星光出版社

經銷者：星光書報社

臺北市寧波西街一六號
郵政撥匯：〇〇一四二四三一

電話：三〇〇九五四一二

印刷者：嘉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內江街一一〇巷六號

電話：三八一〇〇六七五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初版

訂價：110元



【作者艺术照】

窄門外

水菱 著

雙子星叢書
星光出版社



【作者近照】

窄門外

目 錄

代序	一
窄門外	一
旅	一八七
依水斷雲	二一一
一枚銀幣	二八九
夜歸人	三〇九

窄門外



暖烘烘的陽光像隻慈母的手，軟軟的，柔柔的，輕撫在加州的每一個角落，才早晨八點多鐘，遠遠望去，這屬於盆地地形的洛杉磯竟已似烟霧彌漫下的混沌世界，淡淡的藍空底緣，鑲着一條灰濛濛的空氣污染色帶，予人濃濁的壓迫及窒息感。沒有微風的吹拂，只有樓宇間一排排整齊的棕櫚樹，高揚的枝幹，直直的延伸到半空中，在頂部托着一把把像扇子似的葉片，却扇不去這盆地內囤積的污穢塵埃。

高速公路上一部銀灰色的雪佛來大型轎車，此時正亮着右轉的方向燈，適時的離開了快速跑道，滑向了右邊的一條出口線，車子緩緩的減弱着速度，在綠燈處右轉後便改用三十哩的時速，在市區街道上平穩的奔馳着。

前座的杜怡把目光由窗外收了回來，靜靜的望了一眼左邊的姊姊，姊姊開車的樣子很專心，她的右腳穩穩的踏在油門上，左腳微微的向內彎着，雙手則緊緊的握住方向盤，兩隻眼睛牢牢的叮視着前方。還記得昨天早上當她跟姊姊提出想早些走時，姊姊的表情是十分詫異的，她不解的瞅了一眼杜怡，眉心擠出了兩條深如火車軌似的紋路。

『小妹，不是已經講好了在我這兒住兩個星期嗎？怎麼才住三天不到就想走了？』

杜怡當時沉默了一會，的確，在信裏是說好住兩個星期才走的，然而才住了短短的兩天，兩天嗎？感觸却像兩大袋子似的沉重，她很想像給姊姊聽，可是……。抬起頭望見姊姊那瘦削的面頰上有着一般難以言喻的疲憊感；她猶豫了起來，終於咬了咬上唇回答着：

『呃！我想……我想早一點學習獨立的生活。』

姊姊點了點頭，『嗯！妳既然這樣想……也好，來美國唸書，是非得學習獨立不可！反正住應該是沒問題的，朱敏上次告訴我公寓裏的床位一直是空着的，這樣吧！我打個電話通知她一聲，妳想什麼時候搬過去？』姊姊說着就抓起了桌上的電話。

『如果方便的話，明天好嗎？』姊姊沒說話，她撥通了電話，跟朱敏把意思說明了，然後道了兩聲謝，就掛上了電話。『我明天上班前送妳過去好了，只有三十分鐘路，走高速公路更快！等妳住定了，如果想來玩就自己搭巴士來，很方便的。』姊姊的語氣是乾脆而又自然。杜怡茫然的望望她，抿着嘴擠出了一絲淺淺的笑意，笑的有些僵硬，笑裏有一份淒苦，但是姊姊一點也沒察覺。

杜怡有張瓜子臉，烏黑及肩的秀髮略向內捲曲，梳向右側的整齊劉海，襯出一對自然而細長的柳眉，雙眼皮的深溝下，是兩隻晶瑩閃亮的眸子；小巧的希臘鼻子，尖尖圓圓的下巴。不笑的時候，嘴角略向下牽，給人一股嚴肅感，笑起來卻變化很大，整個臉的精神會被嘴角提了起來，

美得耐人尋味。她也知道自己笑起來特別好看，却不常笑。

有八年沒見到姊姊了，姊姊剛離開臺灣時，杜怡才唸初中三年級，家裏除了母親外只有姊妹兩人；姊姊一走，母親的身畔只剩下杜怡一人。這次若非母親過世，杜怡也許不會一畢業就千里迢迢的來投奔姊姊。

姊姊雖在年齡上和杜怡差了一截，可是一直是她心目中的偶像，姊姊長得沒杜怡漂亮，却是從小聰慧，成績一直是名列前茅，到了國外更是一帆風順的取得了博士學位。姊夫也是個擁有博士頭銜的中國人，兩人都在電腦公司工作，有一個三歲的小女孩，生活美滿和諧，不知羨煞了多少親戚朋友。

杜怡在學校，除了藝術方面的功課表現得特別優越突出外，在學科上却往往是事倍功半的多。這一次能申請到學校，還真有些意外，那點可憐的獎學金並未難倒她，因為姊姊在信中答應給予她支持。這些年來，姊姊雖然很少寫信回家，却總是按月寄點錢回來給母親，因此她對姊姊的支持有着十足的信心。

對姊姊的失望，是開始於見面的一剎那吧？那晚下了飛機，通過了海關的檢查，她在候機室裏終於見到了分別了八年的姊姊。姊姊胖了，腰圍也粗了，兩隻手臂厚厚實實的，眼角隨着微笑閃現幾條魚尾紋，額際更淺淺的突着幾條青筋，還有那被無情的歲月所烘出的無奈表情，好像一

個擺久了的汽球，鬆軟軟的，毫無彈性。姊姊從不愛拍照，更絕少寄相片回家，印象中的姊姊還是幾年前的那張結婚照，照片上的姊姊，笑得甜甜的，露出兩排姊妹倆同樣有的潔白貝齒，如今却只見到這股無奈的微笑，而這微笑消逝的很快，代之而起的是嚴肅與疲乏，杜怡不得不壓抑住內心裏那一觸可發的淚水，痛心的緊緊握住了姊姊的雙手說不出話來。

照理說姊妹倆久別重逢，杜怡應該在姊姊家多住一陣子，重溫兒時的一些記憶，重建彼此間淡漠了的感情，但是，怎麼說呢？

●

那晚夜涼如水，兩人好不容易等到了行李，離開機場時已是夜裏十點半了。車子上上了高速公路，便不停的向前飛馳着，公路的兩旁除了微弱的街燈外盡是漆黑一片，只看到另一方向駛過的車頭燈聯成一串，像條發亮的長龍般直往後奔。姊姊似乎不想說話，更不提母親的事，杜怡心想也許是自己在信中已經寫的太詳細了，此時多提只會增添難過吧！

『姊夫好嗎？』杜怡隨便的找話問著。

『呀！好。他一向不喜歡等飛機，所以就留在家裏照顧孩子。』姊姊忙着解釋姊夫不一起來的原因。

『哦！沒關係！』杜怡笑了笑望着窗外說：『晚上的車子也這麼多呀？』

『星期五嘛！大家忙着出去度週末！』姊姊仍很專心看着前方。

綠地白字的路標由遠而近，由小而大，四方的一塊塊在車頂沒去，杜怡望的正出神，姊姊的聲音又響了起來：

『我替妳找的那個公寓，共有兩房一廳，兩個人住一間，還缺一個女孩子，妳去住她們很歡迎哩！』

『姊！妳怎麼認識朱敏的？我是和她合住一間嗎？』

『她是我一個朋友的親戚，跟妳同一個學校，妳將來有什麼問題可以問她！這裏的單身女孩子都是幾個人同租一間公寓，既省錢又可以彼此照應。嗯！朱敏說那張空的床位是在另一個女孩子的房間，不過妳不用擔心這個，聽朱敏說，她們那幾個人都合的來，我想不會有問題的！』

杜怡沒作聲，她望望車站外，公路分界線上的反光石，在漆黑的路面上閃着耀眼的銀光，好似夜空中向她眨眼的月亮，不！月亮是圓的，這反光石却是方的。

車子下了高速公路，不久便駛進一個新住宅區。

區內豎立着一盞盞柔和的街燈，隱隱的可以看見一幢幢豪華新穎的西式樓房，四週死寂，靜的可聞細針落地之聲。姊姊的房子是棟兩層樓的建築，有着拱形的大門及白磚牆，門前一大片修剪齊整的綠草地。

第一眼見到姊夫，杜怡便感到十分不安，照片上的姊夫白淨而細緻，却不曉得他還有着那樣一對銳利的眼神。除了必要的寒暄，他總是緊閉着嘴，冷冷的那對銳利的眼神打量着她，猶如打量着一個從外太空來的怪物般，令她不寒而慄。

第二天是週末，杜怡前晚在飛機上用的晚餐早已消化光了，加上時差的關係，她一早七點不到便睜開了眼睛。剛開始她還以為自己躺在臺北的家中，但是那淺藍色的落地百葉窗簾，淺藍色的鵝絨被褥，深藍色的地毯，和諧舒適的映入了眼簾，這才使她想起來已是在姊姊的家中了。鼻子乾燥極了，她拿了張衛生紙擤了一下鼻子，發現擤出了一些血絲，下了床脫去睡衣時竟磨擦出一些靜電，滋滋的聲響給她一種有趣的新鮮感，涼涼的空氣中浮着一股家具的清香味，一切感覺都是那麼新，新的令她有些輕飄飄的。

漱洗完畢，換了衣服，她走出了房間，偌大的家庭間裏只有外甥女小珍一個人坐在地毯上看卡通影片，小手抓着塊甜餅正往嘴裏送，兩隻黑眼珠滴溜溜的朝她轉。

杜怡昨晚來時，小珍已經上床睡了，彼此間還是第一次見面，杜怡迎着她的目光笑了笑說：『我是小阿姨！看過我的照片嗎？』那張小臉疑惑的側了側，一口剛咬下的甜餅含在嘴裏，兩隻不大却烏黑滾圓的眼珠子仍然盯着她看。

杜怡覺得有些尷尬，心裏忖度着小珍大概是不懂中文，於是她換了英語又說了一遍。這回小

臉猛點着頭笑了起來，閉起了的小嘴開始咀嚼甜餅，眼睛則轉回到電視螢幕上。杜怡默默的陪着她看了一會，一時也想不出還有什麼話可問的，空空的胃裏發出陣陣的咕嚕聲，她望著小珍手上的大半塊甜餅，直嚥着口水，甜餅上有個五彩糖粒的小人正眯着眼對着她笑，使她感覺胃裏更加的難受。

實在有些坐不下去了，杜怡站起身由家庭間轉進了廚房，廚房的一角放置著一座大型電冰箱，米色的光漆照出了自己餓的扭曲成一團的臉。姊姊與姊夫都還未起身，她自認還是個客，只好隨便的開冰箱找東西吃，站了一會，腿也伸不直了，只好又回到家庭間坐下來。一直等到十點半鐘，姊姊與姊夫才從樓上姍姍的走下來，也沒問她肚子餓不餓？總算在十一點吃到了姊姊做的一頓西式早餐。

下午，姊姊有個婦女活動，走前她探問了姊夫一下：『我帶小妹一起去見識見識，你看好嗎？』

姊夫皺皺眉，揮了揮手說：『我看不好！妳自己早去早回就是了！』

姊姊順從的走了，杜怡只好在客廳裏無聊的陪着小珍玩玩具。姊夫拿起報紙看了一會便踱步過來，開口問杜怡：

『妳母親過世後，有沒有留下什麼東西給她外孫女啊？』

杜怡詫異的抬起頭，接觸到姊夫那銳利的眼神中投射過來的寒光，她感到一股涼意由背脊往上爬，她聽到自己用鎮定的嗓音回答着：『沒有！』

『不會吧！聽說妳母親留下了不少的首飾呢？』

姊夫的話令杜怡有些惱火，他是不信任自己的話？以為自己吞了外甥女的東西？

她有些微慍的望望對方，他正眯着眼笑着，嘴角邊細白的皮層被牽扯出一條條明顯的紋路，這真是她所見過的一張最醜陋的笑臉。她覺得自己的心跳加速，血脈憤張，幾乎想把手上的一隻塑膠玩具小狗狠狠的朝他的臉上丟過去。但是她畢竟是個含蓄的女孩子，姊夫不瞭解她，犯不着和他計較，自己問心無愧，何必動怒呢？她閉起雙唇，苦笑了笑，冷靜的解釋着：

『她的首飾早就賣完了，我和姊姊的學費及旅費都是她賣首飾湊出來的，我想……姊姊一定比較清楚些。』

晚上姊姊還未回來，姊夫從冷凍箱內拿出了一塊又圓又大的義大利烤餅，烤熟了大家分着吃，便解決了晚餐。餐後，杜怡有些疲倦，她回房打算休息一下，才關上門不久，門口傳來姊夫的聲音：

『小妹，開開門一下！』

『是的，什麼事？』

門口的姊夫手中抓了一把刷子說：『這是刷澡缸用的刷子，妳每次洗完了澡，請自己清洗一下浴缸。……還有妳是每天洗澡嗎？』

『是的？』杜怡接過了刷子，點了點頭。

『噯——加州的天氣乾燥，不需要每天洗澡，再說對妳的皮膚也不好！』

杜怡錯愕着，她不知道天氣乾燥跟洗澡有何關聯？她只知自己在臺灣的家裏是每天上床前不洗澡便睡不着覺，這已成了她的一種習慣。

一旁站着的姊夫見杜怡不作聲，又問了一句：

『妳是晚上洗澡？』

『是的！』杜怡的臉色有些蒼白。

『這裏的外國人都是早上洗澡的，妳也改在早上洗吧！』

外國人也許是早上洗澡，但自己是中國人，姊夫難道忘了嗎？杜怡的臉色微微泛着淡青，光線不強，姊夫並未發現，還站在門口等回話。她只好皺皺眉說：

『好的！』聲音輕得很，姊夫却滿意的笑了。她冷峻的望望姊夫那張有點像女人的臉，好像望著一個陌生人，一個陌生的外國人。

『小妹！到了……噯，妳在想什麼？』

姊姊的聲音突然轉進了杜怡的耳膜，她不禁聞聲一驚，定了定神。望望窗外，街道兩邊都是高低不等的公寓，不遠處站着一個中國女孩字，正對着姊姊的車子猛揮着手，車子徐徐的駛近她的身畔停了下來。杜怡取了行李和姊姊一塊走了過去。

『嗨！朱敏！這就是我妹妹杜怡。』姊姊站在兩人中介紹着。

杜怡微笑着點了點頭，朱敏笑咪咪的伸出了手：『歡迎妳來跟我們同住！』

『好了！妳們兩個慢慢聊吧！我得趕去上班啦！』

姊姊上了車，發動了車子的引擎，一陣風掠過，車子開走了，細細的塵灰無聲的落在地上那隻行李箱上。

二

『杜怡，想不到妳跟我一樣是單名！來，我替妳提行李！』朱敏爽快的彎下身，伸出手打算去提地上的那隻大箱子。

『哦！不！太重了，還是我自己來吧！』她伸手擋了擋，然後就把箱子給提了起來。朱敏在前面帶路，杜怡吃力的提著箱子跟在她的身後，經過了街邊的幾棟公寓，右拐後爬上了一個小斜

坡，才見到朱敏住的那一棟三層樓房。

朱敏微笑着站在門口等着她。杜怡咬了下唇，低頭望了一眼手中的箱子。

箱子不輕，杜怡那兩隻白淨的手背上吃力的暴着幾條青筋。她不得不放下箱子歇了一會，然後才一鼓作氣的提到了門口。

朱敏向箱子叭叭嘴說：『好重吧！要不要我替妳提一段？』

『不用了，謝謝！』

『妳就帶一個箱子？』看見杜怡點了點頭，她又繼續的說。

『我記得自己剛來的時候帶了兩個箱子，真是累死我啦！還好箱子底有輪子。我媽怕我到這裏買不到合身的衣服，上機前拚命的塞呀！結果呢？我現在幾乎天天都是穿這條牛仔褲！』她拍拍褲腿大笑了起來，杜怡也跟着笑了笑，却又覺得自己笑的有些莫名其妙！

『哦！妳別介意，我這個人是很隨便的……』隨便？杜怡猜想八成她是用錯了字眼，可能她是想說自己是個很隨和的人吧！

公寓的對面是座很大的停車場，停滿了五顏六色的車子，再過去則是幾棟高樓。

『那些車子都是妳這棟公寓的人用的嗎？』杜怡問着。

『不是！那是對面銀行的停車場，我們的是在地下室！』